

生命體現之完成—— 人生藝術的創造

王仁鈞 教授

接著藝術實踐也有三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叫做訓練階段；你要跳舞，怎麼跳呀？你要畫畫，開始要怎麼畫呀？你要唱歌，要怎麼唱呀？你要唱ㄉㄨ、ㄉㄨ、ㄉㄨ、ㄉㄨ、ㄉㄨ、ㄉㄨ、ㄉㄨ、ㄉㄨ、ㄉㄨ、ㄉㄨ，要跟著學呀！這是訓練階段，這個階段我們所表現出來的，實際上是一個技術的問題，你也可以學，他也可以學，有的人聰明一點，學得比較快，有的人學得比較慢，但是這不礙事，最後都能學得出來的，它是必

然的！人一知，我十知就可以了，這是一個「術」的問題。第二個階段就是創作階段，要經過意象孕育以後，表現出來的那個形象，叫做創作，這才是藝術。第三階段就必須形成這個「藝術」擺出來以後，它就有了定價，就有價值了。所以是價值階段。就像我們的生命一樣，被自然創造出來的這個生命，是不是成爲有價值的生命，那就由不得我們決定，而要由其他人來決定。這三

個階段裏，有個主要的關鍵，就是——它是一個藝術創造，因此「我」（創造藝術的人）要參與在這個創造過程裏面。現在重新說到藝術實踐的三個階段。

第一個訓練階段：就是練習階段，要無我在。你要把自己放開，你要學勺，就要跟著人家學勺，你就不能因你自己的性子而偏要說勺是這樣的，那你會勺不出來，你必須要跟著人家的模式學，這個時候你要放棄掉你自己，否則，你沒有辦法接受外來告訴你、給你的東西、這叫無我在。第二個創作階段要有我在，如果連「我」都沒有了，我還能創作些什麼呢！因此，創作階段必須是由我來作主的，不是別人作主的，你告訴我怎麼想沒有用，要我自己怎麼想才有用，因為創造藝術的人是我，所以是有我在。等到第三個價值階段又要無我在，這個時候你不能參與，是別

人來評定的，所以，在這個價值判定階段是無我在。

那麼從藝術創造有我、無我的問題，到我們的人生，在面對許多事情的時候，我有兩個很粗淺的體會：第一是——「理之所在，不可有我，否則爲我蔽；物之所在，不可無我，否則爲物役。」就是面對一些自然天理的時候，我不能夠有「我性」參與進去，什麼叫自然天理？颱風到了就是自然的天理，這時候我們不能有「我」在，你罵颱風沒有用，它還是照來，因爲氣壓累積到一個程度，受自然運動的影響，便形成了颱風。這時候你要順它，我們防颱風也只能順著颱風的那個狀況來防它，而不是堵塞它，我們能排成隊在高雄擋住颱風不讓它來嗎？這是不可能的！所以，面對自然天理的時候，我們人在人性裏面有兩層東西：一層是接近自然的一種好的人性；一層

叫身物性，簡單的講是獸性。當我們面對這許多的自然天理的時候，「我」自己一參與進去，就會為「我」所蔽，我的經驗、我的想法、我的種種要求，就擋住了天理，就看不清楚天理了，這時候就會成為「障」。我蔽是自己被自己所蔽障住了。大家應該會有經驗，特別是許多年輕的朋友，當你的朋友在談戀愛的時候，你會告訴他怎麼做怎麼做，可是一碰到你自己發生戀愛問題的時候，你就無法解決了，那就是我蔽在裏面擋住，於是許多自然之理你就沒辦法看清楚，如果你一旦能避開這個「我」，你就會看清楚了。所以我們有的時候會告訴人家：「退一步想！」就是把自己離開一點，把這個「我」挪開你才能看清楚自然天理。但是，我們面臨的不只是一個天理，有時候會面對一些「物」，當此之時，我們就不能夠無我，「我」一定要參與進去，「我」如

果不參與進去，「物」反過來，「我」會成了一個被動，而「物」成爲一個主動。譬如：我們賺錢，沒錯，這個錢就是物，當我們賺錢用錢的時候，必須有我自己的主張，我爲什麼要賺錢？我爲什麼要用這個錢？這時候不能夠無我，一無我，完了，「我」會被這個錢困住，我爲什麼賺錢？自己不曉得，就是拼命去賺；爲什麼用錢？我也不曉得，只是有那麼多錢，所以我要用，這樣，就變成爲物所役。我們人有時候就落在這兩層之中，使我們的生命淪陷在生存的階段，而被物所役。

孔夫子早就提示我們生命的一條路線，這條路線叫做——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志於道是無我在，以道爲主的，所以無我在，這是一個價值，就是藝術實踐的第三個階段。而據於德，依於仁呢？這也是無我在，那是仁依

德而形成的，那麼德要怎樣才成德？什麼是仁？我們該如何做？這也是無我的，這是訓練階段，就是把我們的人格培養成功，但是這樣的一種生命是不是太刻板了？那麼儒家也有一套叫游於藝，這個時候是有我在的。如東沒有創造者怎麼去游呢！「藝」不是一個模式，不像德、仁，有一個範圍，「藝」實際上是一個大圈子，在這個大圈子裏你去翱翔，你去處理，因此，我們可以瞭解它是跟藝術創造相類似的，是從「據於德，依於仁」的無我階段（訓練階段）到創造階段的「游於藝」的有我階段。然後，生命在這個地方顯現出價值來，這個時候的無我階段也就是「志於道」的無我階段，這是一個完成。（「志於道」是一個發端，但是完成這個「道」卻是一個結束。）

人生的實踐也有三個階段，我們知道，許多

事情因為同在一個大自然大宇宙之下，它的結構體常常會有類比的和有類似的現象，譬如左眼睛跟右眼睛，身體的左半邊跟右半邊，雖不是完全相等，但卻是類似的，多少年以前的事情，多少年以後又出現了，那一種歷史之再現，也有類似的，這種種的類似，在大自然的結構之下是無法避免的。藝術的創造是這樣，人生的實踐也有這樣的過程，它的第一個階段是生存適應：我們今天不會鑽木取火，但是在幾千年前乃至於近萬年的時候，那個時候的人，拿到木頭，動！動！動！火就出來了，這就是在客觀的生存環境下，我們必須去適應生存，適應這樣的狀況。（你今天會開汽車是因為有汽車，沒有汽車你也不會開。）所以，我們所會的，實際上只是生存適應的一個活動表現，這是第一階段，任何人都會！這種生存適應，有的時候是增加一些，有的時候是還

減掉一些。生存給我們的，是有些條件的，它之所以是可貴的，是因為生存是體現生命的；之所以是不可貴的，是因為它是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完成的。（譬如：我們開汽車在路上，一遇到有狀況，馬上就會剎車，這樣跟螳螂看到光線馬上跑掉，不是完全一樣嗎？所以這沒什麼可貴可言）生存適應是無我在的，因為自然創造了我們，自然就給予我們這些本能，我們用這些本能來適應生存。我們是不能擺脫掉本能的，如果，你非要擺脫掉本能，你就得要把自然給予你的加以改變，而這種改變如果是沒有任何目的的，大概我們也不會很自然的去想改變，這只有一個可能性，就是進入第二個階段，這是人才有的，叫做生活享有：我們可以在某一種需求下，產生某一種想法，這一種想法不是違背天理的，而是調節天理的，因為，天給我們生命的生存適應裏面，多少還

有一些獸性存在，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一份獸性，就我們的力量來加以調整改變，這種調整改變我們又稱為人文，是生活享有的階段。譬如我們坐公車時，可以用欣賞的角度和眼光去看週遭的事物，你讓這段時間不是枯燥的、埋怨的、煩躁的時間，這是可以由你自己作主的。兒子生病的時候，雖然很煩，但是一年他生三天的病，陪著你笑是三百六十二天，你想想這些歡樂的日子，那麼這三天的煩苦就微不足道了，諸如此類，我們不能把它轉化成一種生活上的享有呢！生活享有就是自己去把握、去調整、去改變，所以要有「我」在，由「我」來主持這件事情，掌握這件事情。於是這樣的一個生活掌握，我們可以讓它形成某一種價值，就是第三階段生命體現：這是一個價值階段。我們透過生活的處理與掌握，使生命呈現一種最有價值，最高層次的生命，

來達成生命體現，譬如你可以一邊數著鈔票一邊想：哇！我的錢比別人多呀！我真高興，然後收起來塞在自己的枕頭下，這也是一種生活享有；你也可以：我今天只有五塊錢吃一個麵包，我花三塊錢去買一個小麵包，另外兩塊錢我想辦法再捐出去，讓其他人也吃一點小麵包，我可以想我這樣子做我很高興。同樣是一種高興，但是它的價值卻不是由你自己的高興與否來決定的，是其他因素來決定的！這個叫做生命體現。你怎麼去掌握你那生活的享有，而讓它能夠形成生命體現，成爲有價值的一種表現，這跟創造藝術是完全一樣的。

所以，這樣的一種人生創造才真正是人生藝術的創造，我們不一定非要畫畫才能成爲一個藝術家，我們可以讓自己整個的生存、生活、生命的過程是一個藝術。那麼人生創造也有三個階段

，就是剛才所講的生存現象，那是從現實感應所產生的，一個理想的追尋也是我們必須要有的，那是生活的一種把握，再來就可以達到最高的理想人生——價值的完成了。

接著提到孔子講的話，他說：「在七十歲以後，才能夠隨心所欲，而不逾矩。」意思是說「隨心所欲不逾矩」這件事情不是那麼簡單的，要經過長時間的修養和考驗才能夠做到，而不是叫人在七十歲以後才不能逾矩。實際上，我們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。這個「心」就是人文的物情，是生活享有的一種把握；「欲」是自然的本能，我想要什麼東西，心裏面結合著去做。任何人，有錢沒有罪，無錢也沒有罪，問題不在有錢沒錢，而在我處理這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的，好吃懶做無錢就是罪，拼命搜刮有錢就是罪的，如果是勤奮而得，我有錢有什麼罪，所以，有

